

风物咏

暮春槐花 白如珠

刘宗俊

旧时的四月，树木枝长叶茂青翠欲滴，槐树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儿，有人把四月称为“槐月”。

槐花香，适春暮，未与东风共舞，其色清新，其味馥郁，花如缀玉，味散天香，多傍山临村而植。蜂来撷蜜，雨过疏枝，不骄不弱。香雪翻浪，折枝香满秀，如画翠上枝。这是对暮春时节槐花盛开、沁人心脾的生动描绘。

春天里人们好有眼福，感觉一直在赶赴一场场绚烂多彩盛大花市的路上，醉在花香里不能自拔。小区北边不远处有一座小山，是周边居民健身的绝佳所在。远远地就看到紫樱云蒸霞蔚，沿着石阶而上，在山上众多的松树间夹杂着不多的几棵槐树，槐树上结着一串串散发着淡淡清香味的槐树花。在春夏之交，一嘟噜一嘟噜清香袭人的槐树花，成为独属于春天对人们的无私馈赠。

槐树，农村叫洋槐，舒展大气，是上世纪农村最寻常也是最美的风景，一般种植在屋边和道边，每年四五月份开花，因为新嫩、清香，有着最美的绿荫，让人暮然觉得，初夏有了这槐荫，绿得动人。

宋朝韩愈有“泥雨城东路，夏槐作云屯”的美句。夏天风雨之后，槐树迅速抽枝展叶，像一团团云在路边屯集。立夏之后，花事无多，什么是最常见、最令人愉悦且能代表此时节气的植物呢？首推绿荫最可爱、生命最旺盛的槐树。

宋朝赵师民《句其二》诗曰：“麦天晨气润，槐夏午风清。”诗中要表达的是：麦子成熟的季节，晨风里空气湿润，槐树舒展，中午的风也清凉了起来。

几时的夏天最美。你站在槐树下，可以眺望逐渐成熟、在阳光下翻滚的麦浪，清凉和丰收同在。

北宋诗人黄庭坚《慈孝寺饯子敦席上奉同孔经父八韵》中写道：“日永知怀夏，云黄喜麦秋，同朝国士集，赐木吏更休。”立夏之后，阳光炙热，白日漫长，只有这样的时节，你才知道槐树的树荫有多可爱；你才知道，槐树就是夏天最美的绿树，代表夏天里的荫凉。而这个时节，也是田野里的麦子成熟发黄的时候，那如黄云一样的麦子，是夏天里最大的丰收。

暮春时节，槐花盛开。村北的山上，有一片高矮粗细错落有致的槐树林，层层叠叠，远远望去俨然一片绵延的花海，一串串洁白的槐花缀满枝头，空气中弥漫着悠悠的清香。老树树干沧桑，树冠硕大，高耸入云，抬眼望去，映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青翠的树叶，晶莹的槐花，有一种恍惚目眩的感觉，愉悦氤氲开来。低矮的小树上也挂着花，伸手可摘。“槐树五月漾凉花，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处，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闭上眼，深呼吸，一丝丝甜润的气息，沁入肺腑。微风过处，槐花翩翩起舞，似一群皓齿峨眉的素雅娇娘，轻言俏语，婀娜多姿。村妇结伴采摘槐花，她们蒙着头巾，戴着手套，手拿钩子，踮脚伸臂，把钩下的槐花捋在篮子里。采摘间隙，不时抓一把塞进嘴里，顿时口舌生香。

槐树、榆树、梧桐树，以往在农村房前屋后随处可见，伴着我的童年成长，槐花、榆钱解除了新粮下来前农家春季粮食短缺的窘迫，槐花片片、槐花小炖沫、榆钱包子在农家巧妇手里成为那个年代果腹的佳肴。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的今天，上了岁数的人还不时地拿它们打打牙祭，在感怀生活美好的同时，纪念那段难忘的蹉跎岁月。

以往在农村比比皆是的是槐树、梧桐树、榆树等，如今早已由寻常物变为稀缺物，连同夏天在绿荫如盖的树下下棋、跳方、踢毽子、捉迷藏、粘知了，趴在麻袋上一手托腮听收音机里刘兰芳播讲的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评书的美好童年，一同消失并封存在了记忆里。

一季地瓜半年粮

张铁鹰

有人说，“地瓜给乡村以生命”。此话如果放在全国说，是否涉嫌夸大我不置可否，但若站在胶东的土地上说，我想应该无人反驳。至少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，胶东许多人是被地瓜喂大的。那个时候，地瓜是家家户户一日三餐的主食。

著名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《九月寓言》，写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事。在小说里，作为村里人主食的地瓜，可以烤着吃，亦可以蒸煮后吃。人们将地瓜干磨成粉，用来做水饺、馒头和饼子，还用来摊煎饼。地瓜吃多了容易腹胀，因此，有吃厌了地瓜的人，借各种机会逃出小村；也有人因为饥饿，狼吞虎咽中被两块煮地瓜噎死。

再往前推，地瓜更是胶东人生活中的主要粮食作物。民国版《牟平县志》载，地瓜“块根供食用，又以之酿酒，做饴，制淀粉。以嫩茎叶为蔬，以枯茎叶饲畜”，是故“贫民以此为主，几取谷类而代之矣”。如果遇到荒年，地瓜更是成了“救命粮”。

为了填饱肚子，过去每个村都要栽种数百亩地瓜。种地瓜得先育地瓜芽，“地瓜要长好，必须育芽早”，否则“清明不上炕，谷雨栽不上”。每年清明节前几天，就得把地瓜母畦到苗床上，精心管理20多天，待地瓜芽长到一拃多高，就能“下炕（出苗）”了。

胶东人之所以将“出苗”叫作“下炕”，是因为每年育苗时节，各家都会将地瓜母置于睡觉的火炕上。在火炕上育地瓜芽，利用火炕的温度（暖和即可，不能太热），让地瓜芽长得又快又壮。待芽秧长到半尺长，拔下来插栽到地里。用于栽种地瓜秧的田地，要事先耕刨，松土，并打好地瓜垄，地瓜苗要栽在垄上。这样，刨地瓜的时候省力，因为地瓜就长在垄背上，同时由于地瓜蔓被架空，减少了与地面接触的机会，不容易节外生根。

和人在一铺炕上“睡”过的地瓜，果然不负期望，根系发达、吸肥能力强的它们，低调地在地下慢慢丰满、成长，不计土质，不怕干旱。作家耿立在《地瓜，地瓜》中写道：“当人们把它刨出来，才了解它的努力，知道了它的不易。在所有的作物里，地瓜陪伴乡村的日子最长久。白露、秋分、霜降时，地瓜一个个从土里走出，然后被擦成片，或者存到地窖里。”

胶东一直流传着一句谚语：“地瓜当家，花生赶集。”就是说，地瓜是用来度日的，可以填饱肚子，不挨饿；花生是用来卖钱，以贴补家用的。这句谚语流传得久

了，让有些人产生了错觉，误以为地瓜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在胶东“扎根”的农作物。有一天，我在本地的报纸上看到，有人撰文说，苏轼写地瓜的诗道：“半园荒草没佳蔬，煮得占禾半是薯。万事思量都是错，不如还叩仲尼居。”

显然，苏轼诗中的“薯”字，被有些人认作了“红薯”（地瓜，别名“番薯”“红薯”“红苕”等）。其实，这里的“薯”是指“薯蓣”，它与地瓜不是一种东西。

地瓜原产于美洲，是在大航海时代到来后才传入我国的。1963年，郭沫若曾作《满江红·红苕》，词曰：“我爱红苕，小时候，曾充粮食。明代末，经由吕宋，输入中国。三七零年一转瞬，十亿担总产额。一季收，可抵半年粮，超黍稷。原产地，南美北，输入者，华侨力。陈振龙，本是福州原籍，挟入藤篮试密航，归来闽海勤耕植。此功勋，当得比神农，人谁识？”

这首《满江红·红苕》，是郭沫若“纪念红苕传入中国370周年而作”。屈指算来，1963年时的“370周年”，正是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。

有一次，我在家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，其中有一题：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出现了疑似“外卖小哥”的身影，请问他们不可能派送以下哪种食物？A.槐柳成阴雨洗尘，樱桃乳酪并尝新。B.碧蔓凌霜卧软沙，年来处处食西瓜。C.番薯种自番邦来，功均粒食亦奇哉。

场上选手答错了。嘉宾康震教授解释说，番薯原产于美洲，后传入欧洲，再于大航海时代传入亚洲。当时，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菲律宾的吕宋经商，从当地土著手中买到几枝薯藤，并向土著人学习了栽种、收获、藏种的办法。陈振龙将薯藤拴在船只的桅杆上带回国内。回国后，就偷偷地“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，依法栽植，滋息繁衍”（清·陈世元《金薯传习录》）。红薯产量大，正值福建遭遇大旱，百姓没有吃的，陈振龙就找到巡抚金学曾，说番薯能救灾荒，大量种植百姓就有吃的。后来红薯真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，因为产量很高，救了很多人的命。人们为了纪念，就把番薯称作金薯，15年后，著名农学家徐光启将番薯推广到了江南地区。

如今，地瓜早已不是御荒之粮，但由于其营养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，便不断有新品种被研发出来。烟台农科院推出的“烟薯”，在市场上备受欢迎。看来，还是要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，解决吃饭问题，根本出路应该在科技。

香椿芽炒鸡蛋

杨文革

打开手机抖音，看到有人拍的早春萌发的香椿芽，紫红色的芽苞挺拔耸立，生机勃勃地呈现在眼前。

一口鲜香，就是一口春光。鲜嫩的香椿芽，把早春的清香搬上了餐桌，挑动味蕾，在唇齿间留香。香椿被称为“树上花”，是一种生长在村庄田间地头的树木嫩芽。用它做的那道美味佳肴——香椿芽炒鸡蛋，令人垂涎欲滴。香椿芽炒鸡蛋，金黄嫩绿的一盘，色香味俱全，冒着热气腾腾清香味，看着这道美食，我想到了一个故事。

“香椿芽炒鸡蛋，先生吃学生看。”相传古时候，有一人家请了私塾先生教孩童读书。早春时节，香椿芽初发，少而贵。主人家为了尊重和感谢先生的辛勤付出，把树上的头茬香椿芽掰下来，炒了一盘鲜香可口的香椿芽炒鸡蛋，让学生端到了先生餐桌上。先生边吃边赞美这道菜，学生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候着。先生吃完后，意犹未尽，伸舌头在盘子上舔了一下，问学生：“这是几呀？”学生说：“这是1”。先生又伸舌头上下左右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，又告诉学生，这会儿变成“0”了。

当然，香椿芽还可以炸着吃，叫“香椿面鱼”。挂上面糊，放在热油锅里炸一炸，酥脆焦香，也是一道美食。

西牟香椿比较有名，味道醇香，有一种不同于其他香椿的香。紫红色的叶芽，还没有靠近，就能闻到那股香椿芽的清幽香气。为了证明自己卖的是真正的西牟香椿芽，经常会看到拿着本人身份证的西牟人，在菜市场摆摊售卖。即使西牟香椿芽比别的香椿芽卖得贵一些，我还是喜欢买西牟香椿芽。

将香椿芽用热水焯后放凉水浸泡，控干水分后，加入精盐腌制，装入保鲜袋里，放入冰箱冷冻。食用时，拿出来化开冰霜，香椿芽依然新鲜，翠绿欲滴，香味十足。喝着香喷喷的小米粥，吃上一点清香味十足的香椿芽，甚是惬意。

香椿被誉为“春季第一菜”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，具有抗衰老、清热解毒、抗病毒等作用。

香椿芽是春天的味道，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美味佳肴，快去品尝一盘香椿芽炒鸡蛋吧。

